

『將生活留給你
要好好盛開
訣別得燦爛』

走在藥草田間的小徑，沒一會兒蘇巴就蹲了下來，一旁的伊瑞莎貝塔很是不滿，斥責他的慵懶怠惰，一溜煙地牽著飄飄球又不曉得跑到哪兒，他也無心追過去，看著田裏冒出頭的草葉發了會兒呆，心想百芍鎮的生活步調跟自己相性頗合的，也許就這麼待下來養老也不錯。

風一吹，便聽見田裏傳來嘩啦啦的聲響，他沿著看過去，星星點點的綠在山腳下溫順開展，他不自覺把情緒抽離，不著邊際地想著開花的季節大概挺美的。

「這片田裏種聽說種的是芍藥，開花遲了點兒，所以又叫殿春，如果訓練家你待得久，五月的時候很漂亮。」

蘇巴抬頭，不知不覺身邊站了其他人，他也沒有太多訝異的情緒，畢竟他也沒放太多心思在周遭的環境上。只是他也沒有一定得應對方的規定，於是他嗯也不嗯一聲，就是沉默地望回去田裏，他沒概念芍藥是什麼樣的花，在海上幾乎生活一輩子的男人從來都只懂分花草樹葉果，綠色的就喊草、其他一律喊花，再多也叫不出名字。

不過這兒被稱百芍，也許芍藥有它特別值得被紀念的地方，他想。

對方見他沒說話似乎也不覺得尷尬，安靜了一小段時間便繼續開口：「不過不管怎麼說，我還滿感謝這片田的主人，花好不好看是一回事，再怎麼說在設備不足的寶可夢中心附近，這種能做為藥用的植物種愈多愈好啊。」

那三個小鬼頭毛毛躁躁的，幫著移株播種的事倒是相當能幹呢。對方後半段的話大約不是為了說出來給誰聽，像是種對於成長的感慨。

蘇巴又多看了一眼藥草田，這次看得更遠，一直到山隱沒的彼方，分著區塊摻和著茂密的紫紅褐，割據著這個城鎮，對方注意到他的視線，於是又介紹了遠方的草藥，帶了點兒精神緊繃的情緒。

然而這些話蘇巴就沒有在聽了。

所以當話語聲漸漸消停時，蘇巴其實沒有在第一時間發現這件事，他只是覺得風勁了起來，無論多暖和，到底還是冬天，有些冷，圍巾送給蘿比諾後自己也沒再買新的，因為他想，走得再慢，冬天總會過去。

不會有不會來的春天。

在穿透雲層的日光下，他先看見了遠處抖落身上草葉的寶可夢，手腳麻利地將自己擠出幾株高大的藥草植株，手裏揣著幾束草藥，轉身又開始掘土尋根，遠遠的，蘇巴認不太出是什麼寶可夢，也許把自己的臉貼上對方的鼻子他也認不出來，他記得的太少了。

「……這片田的主人還滿慷慨的。」忍不住發表感想。

與環境共存共享，世界和平的不像樣。無論有沒有關聯，蘇巴腦中先是冒出了這句話，接著才遲來地發覺身旁的人已經很久沒有聲音了。

蘇巴第二次仰頭，前一次因為影子沒看清，這一次看仔細了才驚覺對方那張擔憂的臉孔並不陌生。

「那個利歐路——」

聽了對方這句話的起手式他就想逃，無奈腳蹲得麻了，眼角餘光就見到伊瑞莎貝塔在樹幹後笑，不忘做了鬼臉，脣形罵著：傻瓜蘇巴。

其之一、

咎伊是利用午休時間來看狀況的，因為不能放下寶可夢中心的事不管，所以接下來就麻煩訓練家了。

歸納起來就像是一個遊戲事件，他是不得不接受任務的玩家，蘇巴沒能插上幾句話就這麼擔下麻煩。然而現實並不是遊戲，咎伊走了之後，他還在原地發呆。腳的痠麻感已經完全好了，不再是定在原地的藉口，他試著為自己找些理由不去承擔責任，但軍人說一是一說二不敢喊三的子性讓他無法什麼也不做地逃避被交付的事物。

伊瑞莎貝塔在咎伊說話的途中又自己跑去哪兒玩了，孩子都有任性的權利，而她發揮得當。於是跟著利歐路上山的這段路他沒有帶上她，也不在乎她會不會迷失方向，或許該說他覺得自己若在意起這點會很可笑，他自己從來就沒搞清楚路要怎麼走，哪裡沒有坑哪裡輕鬆去，也許一輩子賴在原地也無所謂，不明所以的，他也活到了這把歲數，過著與迷惘相伴的生活。

轉過頭去，利歐路選了難走的複雜小路，一彎一拐就消失了，或許他早就透過什麼方法發現有人跟在他後頭，山裏是他的地盤，也許挖過幾個暗洞，追跡蘇巴是學過的，只是山上用不得，他也不會用，若是在海裏……

恍然間他發現自己正在惦念著海洋，回憶海風的鹹，往昔的那些豐盛就這樣趁隙而入，又沁潤他的思緒。耳邊聽到人喊著一、二，自己就被拋了出去，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下騰空，然後栽入海中。氣泡破碎在他眼前，碎成重瓣的花盛開，一直往波光的方向延伸，年幼的自己伸出手想捉住，卻捉不住，一陣冰冷的暗流捲起螢光魚群往南方而去，他是在海底第一次體認到生物的生息，彷彿自己不是自己。他浮動，因為總要呼吸，他不屬於海，只能短暫地借一塊空間休憩。衝破海面的他第一句話就是往船上罵，也不管氣足不足，年輕是不需要分寸的。

「說什麼一二三完了才拋人，數到二就拋了啊你們，不怕等我淹死了變成章魚桶捉你們跟你們說。」他聽見自己喊得響亮，船上就是一陣瘋笑，一個兩個應他的話口無遮攔地說「變什麼章魚桶啊蘇巴，變隻毒刺水母可怕點」、「出奇不意才是訓練啊瞧你蠢的說什麼信什麼」、「你該學學諾亞老裝溺死半天都不浮上來」云云。堵得他半天說不出第二句話，一鬧脾氣又潛了下去。而海底是沒有雜音的，游著游著，他總是覺得安心，他知道原因。

有誰說過的，大海是母親。

「蘇巴？」

回憶被入侵得猝不及防，在海底游著的那個自己溶解消散在海的深處，他依舊捉不住那些稍縱即逝的氣泡。回到現實，他才發現喊住他的人一臉莫名的擔心，朝他面前擺了擺手，確認意識是否清楚似的。

「別在山裏站著睡啊，我跟你說，到時候遇到圈圈熊怕你想跑還來不及。」

「怎麼夢到的是文強不是大奶妹啊……」一臉好笑地順應話題。

毫不意外的，文強真當真了，傻不隆咚地忙著解釋：「蘇巴醒醒啊，我不是夢啊，是真的廖文強，剛才還在跟巴大蝴練習招式……不對。」

「剛剛我還被吹下山崖在奇怪的峭壁看到好像很虛弱的伊布，要靠過去的時候突然出現的利歐路還用碎岩打我，還是我真的在蘇巴你夢裏？這樣就解釋得通了。」雙手盤著胸，自言自語著：可是那一拳很痛啊怎麼沒醒來……

「不，現在我醒了，我確定我的夢裏只有穿得很少的姊姊們。」在文強自顧自地要做出荒謬的結論時制止，並在對方開始探究穿得很少的姊姊們這件事之前先聲奪人。

「也許作夢的是你吧？峭壁上的伊布和利歐路……講清楚點。」

其之二、

「蘇巴，莉比知道，你是個對待生命很嚴苛的人，你會說出殘忍的話吧。」

伊瑞莎貝塔冷不防地開口，坐在特別牢固的大樹枝上，晃著兩條小腿，不在乎洋裝是不是會髒掉的那種坐法。

聽了她的話，蘇巴忍不住停下腳步，他沒有抬頭看，盯著芍藥田調侃：「……人小鬼大的孩子。」

她似乎很滿意這樣的評價，在樹上站起來，拉著裙襬兩側行禮，用法語淑女地說了句謝謝。

蘇巴莞爾，沒有想再跟她多說些什麼，他也不是真如和文強說的那樣自己要去睡個覺，表現再也不管事的態度，當然如果可以，他是希望一切與他無關，他無法拯救別人，拯救別人的也不會是他。

彷彿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伊瑞莎貝塔笑出聲來，像一朵又一朵的花，在枝頭上輕飄下來，他也沒阻止她笑，就是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陽光微微地傾斜了一些些，樹蔭下她的臉有些模糊曖昧。

「你上午也在這裏吧，藥草田很稀奇嗎？」

蘇巴覺得今天的自己特別頻繁被人喊住搭話，他和樹上的伊瑞莎貝塔一起將視線安放在出聲的人身上，不用轉頭就曉得對方是個老人，歲月磨蝕他的聲音，砥礪出沉穩，而這樣的聲音最適合講些帶有遺憾的故事。蘇巴不諱言地告訴老人，他去鎮上轉一圈就是為了找他，人們說這裏只有老人的孫子們曾養過伊布，用的是過去式。

「哎呀哎呀……」以這樣的開場白，老人開始敘述，或說供白。

很奇異地，蘇巴不帶任何偏見去理解陳述的那些生活。

簡單地說，老人是藥草田的主人，猶如大部分的老人，見了孩子很是溺愛，於是他把三個孫子寵得無法無天，這不能怪他們，而蘇巴同意。

不知道紀律和底線，因為沒有人教，不是每個人人生來都懂怎麼處世怎麼待人，孩子跌倒了只管喊疼只管放聲哭泣，沒有人應該責備，總要等到大了才懂忍耐，才懂品味眼淚的苦澀。

沒有人永遠都是孩子，但所有人都有過孩子的模樣。

於是老人的孫子們傷害了自小陪伴著他們的伊布，他們對於伊布的進化意見分歧，一方提了火焰的絢爛便被澎湃的水流澆熄，有水的灌溉才能茁壯向陽的植物，誰又毫不留情燒毀成灰燼，彼此針鋒相對，最後的最後，誰人提了，那讓伊布自己抉擇。

面對他們的視線伊布無法做出任何決定，他並不在乎自己變成什麼模樣，他只想要他們開心，選了哪一個都會有傷害，他不願意看誰難過。

聽到這裏蘇巴忍不住說了句：「蠢孩子。」罵的是伊布。

老人不置可否，好辛苦地蹲下來摘去蟲咬壞的葉子，他接著說，他以自己的方式介入這場戰爭，認為只是小吵小鬧，他也不想，如果他們喜歡，就替他們帶來那些進化了伊布。

如老人所料的，他們果然不再彼此爭吵，但無心的言語化成了利刃紛至在伊布身上，孩子不會瞭解什麼能說而什麼不能，「不再需要了」、「只是個累贅」、「優柔寡斷的也許面對戰鬥也會怯場」、「為什麼不聽我們的話做選擇」、「厭煩了」……語言是有力量的，會纏繞一個人，或是一只寶可梦成為心中的桎梏。

故事到這裏結束了，被遺棄的伊布不知道去了哪裏，老人是最晚察覺這件事的，他的孫子們誰也沒說，但誰也知道彼此只是逞強，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無法回頭，失去這件事會成為心裏的缺口，填不滿也無從消去，會等到未來的某一天，有足夠的勇氣回首面對過錯才會忽然發覺自己如何過分。

所有人都在長大的路上跌跌撞撞。

「他們在前兩天帶著自己的新夥伴踏上了旅程，或許懷著罪惡感，我不知道，但聽到我要種芍藥，他們難得在農事上幫了把手。」回憶，老人說的很輕，像在低唱一首歌。

「芍藥啊芍藥，又稱將離草。依依惜別和思念……」

其之三、

傷好了，會開始結痂，若忍不住去摳挖，血會再次流淌下來，疼痛永遠不會消失。

「也許利歐路是想為什麼伊布不會好。」所以他去找了更多更多不同的藥草，利歐路大概不知道心病和身體的病該如何同時醫治，他太堅強了，沒有脆弱的經驗。

蘇巴沒有把話說完，上山的路途他只說了短短一句話，原本預想文強會開口問他，但文強始終沉默。

看著文強的背影，他再次確認：「你要帶走，治療他沒錯嗎？」

他看文強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點頭，蘇巴並不習慣安靜的對方，但他想，也許他需要思考，他就給了空間，不再打擾。

也許生死議題就是這樣的，為了生存而犧牲的生命人們會感謝、會珍惜，會寄予希望，或許下一輩子換自己還回去，可是這樣的不得已令人徬徨，伊布若追求死亡是不是該放手讓他去。

文強還小，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少年，他的人生就是那麼單純，筵席沒經歷過幾場，分離也是，也許還不懂如何為死亡哭泣，因為回首，那些美好的記憶還是那麼近，彷彿伸手就能撈回，時間是一條長長的河，他該留些什麼與他共乘，留些什麼才不是自私……

斂下眼，蘇巴不再去猜測文強在想什麼，也許，只是也許，都只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

一個人永遠不會完全瞭解另一個人的。

崖上他喚出了凱西，讓他重覆用念力帶他們下去，半空中他看到文強的側臉，迷惑而不堅定，和那只伊布有著相似的味道，蘇巴不自覺想，也許文強遇到同樣的事他也不會忍心傷害，所謂重要的人。

哪怕自己會感覺到無以為繼的悲傷。

太陽斜了一邊，蘇巴眼角餘光就看見映在岩壁上的影子多一個，他顧不得其他，只來得及讓凱西好好守住來自對方的攻勢。

空氣發出炸裂的悶響，蘇巴曉得利歐路一直埋伏著，而他同樣是為了守護，為了攙扶為了站在伊布身旁，只為了要他好起來。

他第一次發現伊布時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蘇巴不著邊際地想，也許覺得這個擅闖自己巢穴的寶可夢說有多傻就有多傻，肯定是腳滑了就回不去了吧，四足著地的生物是爬不上峭壁的，然後，沒有然後了。

蘇巴一點兒也不想編造他們相處的故事，那不屬於他們。

忽然下雨了。

一滴兩滴的，太陽依然沒被雲層掩蓋，白色透明的雨，天空光海一般的燦爛。

隔著漸大的雨幕，他看利歐路的一意孤行、看伊布放逐自己，久違的，他覺得這一切都好教人生氣，終於是忍不住在利歐路第二波攻勢展開前開口數落。

「別鬧了吧，那孩子再不接受治療，會死在這裏的。」

-Zubar終章、

前些日子和文強道別，他又去看了會兒藥草田，伊瑞莎貝塔在邊上直喊著無聊，想去下一個城鎮了。

他淺淺勾著嘴角笑，漫應：去哪兒都一樣吧，還不是只管睡。

伊瑞莎貝塔咚咚咚地跑過來，不淑女地踢他一腳，不疼，幾乎沒感覺，接著又罵了傻瓜蘇巴。

蘇巴聞聲只打了個呵欠不出半聲話。

她又再次開口徵詢道五月我們再回來看花。儘管用的是命令句式。

風又開始吹拂，天空晴了又晴，蘇巴抬頭想看雲，沒看到半朵，空曠得不像樣。他說看心情吧，五月還久著呢。又打了呵欠，想到些什麼，改口再說了一遍。

也不是不行。

讓文強帶著那兩個孩子一起來吧。